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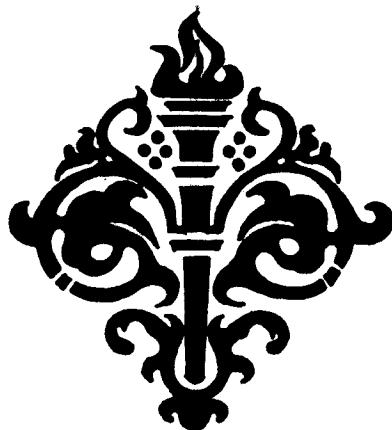
J. Engels

恩格斯文献传记

恩格斯文献传记

曼·克利姆 著

中央编译局 译



湖南人民出版社

Manfred Kliem
**FRIEDRICH ENGELS DOKUMENTE
SEINES LEBENS**

恩格斯文献传记

〔德〕曼·克利姆编著

中央编译局译

责任编辑：梅良朋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86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29,000 印张：20.5 印数：1—1,000

统一书号：11109·379 定价：4.20元

新书目：85—16

出版者的话

本书与国内已有的一些恩格斯传记不同，是一部文献性传记。编写者翻阅了大量的回忆录、官方文件档案、亲友和同时代人留下的珍贵文字材料，运用生动的文笔，把各种文献资料连成一体，从不同的角度再现了恩格斯的崇高的形象和战斗的一生。

本书由曼·克利姆编写，是根据1977年莱比锡雷克拉姆出版社出版的《Friedrich Engels. Dokumente seines Lebens》翻译的。参加译校工作的有孙家衡、冯如馥、蒋仁祥、王栋华、佐海娴、陈家英、耿睿勤、白玉琴、胡永钦等同志。书后附有恩格斯的年表、人名索引。索引中的页码均系原书页码，检索时请查找正文的边码。

今年八月五日，将是现代无产阶级革命导师恩格斯逝世九十周年，特献上此书，以资纪念。

湖南人民出版社译文编辑室

1985年1月

目 录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品.....	1
1820——1844年.....	
故乡，童年，学校.....	27
不来梅商行的见习生涯.....	53
国王近卫军炮兵和大学里的旁听生.....	68
曼彻斯特的襄理.....	93
1844——1848年.....	
科学共产主义的先驱	113
“流亡中的不眠之夜”	132
在巴黎的一段美好“宁静的岁月”	148
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纲领	158
1848——1849年.....	
在革命的风暴中	173
流亡生活中的革命活动	191
爱北斐特五月革命的实际领导人	209
巴登——普法尔茨战役中的战斗洗礼	225
1849——1870年.....	

“1848——1849年美妙的青年时代”的成果	244
在瑞士和伦敦的生活片断	258
曼彻斯特的二十年	279
“该死的商业”的羁束	301
“阿尔伯特俱乐部”和席勒协会	326
“马克思身边最热忱、最积极的共产主义者”	341
与马克思的伟大友谊的考验	370
经商余暇的科学研究	384
1870——1883年.....	
“将军”在伦敦	395
站在“冲天的巴黎人”一边	413
第一国际书记	426
私人关系	447
杜林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	459
迫害和查禁	481
在马克思墓前	494
1883——1895年.....	
半个世纪的辛劳	501
《资本论》把恩格斯同马克思联系在一起	512
国际社会主义的耆宿	522
遗嘱、最后的病情和逝世	540
悼词	558
附录	

年表	562
人名索引	579

在他的朋友卡尔·马克思（于1883年逝世）之后，恩格斯是整个文明世界中最卓越的学者和现代无产阶级的导师。

列宁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人品

在这份后来一直没有再发表过的、唯一保存下来的简历中，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简要地记述了他的生平。这份简历是他在1890年为耶拿的《社会政治科学手册》编辑部撰写的。

1 恩格斯亲手写的简历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生于巴门，曾从事商业，1837——1841年，最初在巴门、自1838年起在不来梅当商行练习生。1841——1842年作为一年制志愿兵服役。1843年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里工作，直到1844年。1845——1848年，住在布鲁塞尔（同卡尔·马克思在一起），有时住在巴黎。1848年至1849年5月在科伦的《新莱茵报》工作。同年6月和7月，作为维利希志愿部队副官参加南德意志起义。随后再次在伦敦短期逗留，1850年又回到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公司，开始当办事员，自1864年起为股东。1869年，永远退出了商界。自1870年夏天起一直住在伦敦^①。

① 恩格斯1890年左右致恩斯特·埃尔斯特的信。载于威纳尔·桑巴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一文（《未来》杂志，由马克西米利安·哈登编辑出版，第4年卷（1895年）第1期第35页）。桑巴特在该文的按语中说：“这是恩格斯亲自为《社会政治科学手册》撰写的一份简历。”这封信未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从这份简历看不出恩格斯是一位满腔热忱、富有同情心的国际社会主义领袖，是一位天才的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和国际革命工人运动的开拓者，但足以清楚地表明他的人品，只要涉及他本人及其作用，他总是非常谦逊，有时简直谦逊得有些过分了。正象克拉拉·蔡特金所说的，全世界都把他看作是“一位知识渊博的学者，一位全面协调发展、刚直不阿的人，就象文艺复兴和法国大革命时期那些令人尊敬的人一样。他具有不可名状的魔力，懂得生活的真谛。他热情奔放，朝气蓬勃，勇于牺牲，但并不软弱伤感；他精力充沛，举止矜持，但并不傲慢自负；他勇敢果断，但从不自夸；他礼貌周全，但从不矫揉造作；他朴实无华，坦率和蔼，不是出于习俗，而是发自内心。”

他由于自己的贡献，在世界历史上赢得了牢固的地位。全世界的人民将把他当作一个“伟人”还要颂扬他一百年、三百年、五百年，他一生的著述和他本人自觉的贡献，已经帮助我们为开创一个新的时代，创立新的社会形态即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奠定了基础。

2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论恩格斯（1890年）

要完成这样重要的任务〔指描述恩格斯的人品〕必需具备各种条件，而我勉强可以说只具备一个条件，这就是我出世以来就同恩格斯认识。但是和一个人有长期而亲密的交往，是否就能把这个个人描写得比较真实，这还是一个问题。的确，对所有的人来说，最困难的就是表达自己的感受。

要为马克思和恩格斯这两位生活和创造紧密交织着的人写传记，就不仅要写到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史，

而且要写到近半个世纪的整个工人运动的历史，因为他们两人决不是脱离日常工作和生活的思想上的领袖、理论家和哲学家，而是实际斗争的战士。他们始终不渝地站在斗争的前列。¹⁰他们既是革命的战士，又是革命总司令部的领袖。现在还活着而能写这段历史的只有一个人了。我们希望他还能为我们把这段历史写出来。不过，他写的这个传记，同样也将成为他的一本自传。

恩格斯的一生现在大家都很清楚，也许只要简单地提一下就够了。他在文学和科学方面的著作已家喻户晓，如果我再来对这些著作进行任何分析，那就太放肆了；唯一可以做的只是把这些著作按年代分一分类。但是我想简略地谈一下恩格斯的为人，谈谈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我想这会使很多人感到兴趣的，当然。那些以为这样搞“权威崇拜”会使人堕落因而害怕得要命的先生们不在此例。我认为，研究象恩格斯这样一个人的生平，一定会对我们这些比较年轻的后辈有所帮助，并使我们受到鼓舞。

[……]有人把他描写成一个专制君主、独裁者、尖酸刻薄的批评家。这根本不符实际情况。也许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待人宽厚，没有一个人象他那样乐于助人。他对青年的无限慈爱，用不到我来谈论。每个国家中都能找到不少的人来证明这一点。我想讲的是我经常看见恩格斯搁下自己的工作，亲切地帮助青年人；为了帮助某一个新手，他曾不止一次地把自己的工作拖到以后去做。唯一不能得到恩格斯宽恕的就是虚假。对一个不老实的人，尤其是不忠实于党的人，恩格斯是决不留情的。在他看来这是最不可饶恕的罪恶。每次谈到别人，除了这个罪恶，他不承认还有什么别的罪恶。这里

我必须指出他的另一个特点。恩格斯比任何人都一丝不苟，他的责任感，特别是党员的纪律性比我所知道的一切人都强。他丝毫没有清教徒的那种拘谨。他通情达理，因此，他能痛快地原谅我们的缺点。

11 除了朝气蓬勃、和蔼可亲，恩格斯的多方面的才能也是令人惊异的。他样样在行。他精通自然科学、化学、植物学、物理学、语言学（七十年代《费加罗报》曾经这样说：“他能结结巴巴地说二十种语言。”）、政治经济学，最后，但并不是最不重要的，以及军事艺术。1870年普法战争期间，恩格斯在《派尔一麦尔新闻》上发表的论文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因为他准确地预先指出了色当战役和法军的覆灭[……]

恩格斯还有一个特点，可能是他最突出的特点，也有必要指出。这就是他毫无保留的自我牺牲精神。说到马克思在世的时期，恩格斯曾经这样说：我“拉第二小提琴，而且我想我还做得不错。我高兴我有象马克思这样出色的第一小提琴手。”现在恩格斯已经担任乐队指挥，但是他还是那样谦逊质朴，好象仍然是在，照他自己的说法，“拉第二小提琴”似的。关于我父亲和恩格斯之间的友谊，我和其他许多人都已经谈过。这种友谊将来一定也会象希腊神话中达蒙和芬蒂亚斯^①的友谊那样，成为一种传奇。^②

① 达蒙和芬蒂亚斯是叙拉古的毕达哥拉斯派哲学家，两人友情深厚，堪称生死之交。有一天，叙拉古暴君迪奥尼修斯要杀芬蒂亚斯，后者要求安排一下家事再回来受刑。这时达蒙挺身而出，声明如芬蒂亚斯到期不回，他愿代为受刑。后来，芬蒂亚斯果然如期归来。暴君见此情景，深为感动，遂赦免了芬蒂亚斯。——译者注

②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摩尔和将军》1983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64—165、173—175页）。

根据警察局所做的容貌特征纪录，恩格斯的个子不矮。 13

他的身高按莱茵旧制为五尺六寸，折合米制为一米七六。恩格斯身材颀长，走起路来腰杆笔直，更显得高大。要是只看他的仪表，可能以为他是一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或者是一员体坛宿将。事实上他酷爱游泳，直到老年还喜爱骑马。恩格斯年青时潇洒英俊，面如稚童，晚年时，看上去也比本人年轻。同时代人都很难确定他的实际年龄。甚至在马克思逝世（这对他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以后，也没有人相信他比已故的战友只小两岁半。高龄的恩格斯仍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这从他写给第一国际最后一任总书记弗里德里希·阿道夫·左尔格的一封信中可以看出来。恩格斯非常自豪地写道，1890年他和著名的化学家卡尔·肖莱马在北欧旅行时，有三个医生都不相信他当时已经七十岁了。和他的朋友相比，当时他一点也不显老，而后者才五十六岁。从1839年到六十年代，恩格斯的上唇留起了胡须，有时象门茹^①一样围着嘴唇修剪成向上翘的八字胡，有时让它长成名副其实的上唇胡须。从六十年代起，他蓄起了大胡子，这是从1848——1849年革命以来在男人们中间逐渐流行的所谓民主派的胡子。恩格斯也需要戴眼镜，因为在幼年时就已经近视了。根据他友人写的回忆文章，我们知道，直到七十年代末他常戴一副当时常见的普通的镀镍钢架圆形大镜片的眼镜。自从恩格斯患了老年性白内障，他就使用一副厚镜片的、专治白内障的眼镜。在现有的大量照片中，他没有一张照片是戴眼镜的，所以在一些艺术家的笔下，例如在尼古拉·尼·茹可夫和列昂尼德·瓦·

① 阿道夫·门茹 (Adolphe Menjou 1890—1963) —— 美国电影演员。
——译者注

科兹洛夫的笔下，也全都忽略了这件必不可少的东西。

恩格斯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他的衣着始终是很讲究的。他举止潇洒，总是象一个善于交际的人那样引人注目。他既能周旋于上流社会的豪华沙龙，同样也能深入到贫苦的工人家庭。但是他只能在感到世界脉搏的地方生活和工作。所以他自己选定的生活地点是布鲁塞尔、巴黎、曼彻斯特、伦敦。
14 正如他自己在1888年4月11日所说的，要是让他住在“和郎卡郡相似的乔本特或布洛克斯密蒂这样的穷乡僻壤”，他是会受不了的。有人说，他能联系“上帝和所有的人”。他不仅在党内有朋友，而且在自由派中间，甚至在德国保守党和普鲁士陆军参谋部里也有朋友。他想同谁交朋友，谁也不会把他拒之门外。尽管他为人率直，但是他在前来访问他的陌生人面前还是审慎的。弗里德里希·列斯纳说，这种审慎后来表现得更为明显。“要给恩格斯一个正确的评价，就应该对他有很深刻的理解；同样，恩格斯在信任某人之前，也要对这个人进行一番仔细的考察。”

恩格斯的同时代人全都认为他是一位语言大师。他掌握了近二十种语言，除了他的母语（德语），他还能讲法语、英语和俄语。马克思的女婿保尔·拉法格在回忆录中写道：“巴黎公社失败以后，当我见到国际西班牙全国委员会的几个委员时，他们都对我说，伦敦有一个叫昂格尔的人替我代理总委员会西班牙书记的职务，他能用最道地的加斯梯里亚方言写作。这个昂格尔其实就是恩格斯，只是他们按照西班牙语的发音来念他的姓而已。当我到里斯本的时候，葡萄牙全国委员会书记弗兰西亚告诉我，他时常接到恩格斯用道地的葡萄牙文写的信。同样，恩格斯也精通意大利文。当你注意到

这几种文字非常相似而又存在细微差别的时候，你就会想到，这种造诣是多么惊人啊！恩格斯为了使和他通信的人高兴，故意用对方使用的语言。他曾经用俄文写信给拉甫罗夫。用法文写信给法国人，用波兰文写信给波兰人等等。”

在国际工人运动中，恩格斯用他的笔当作武器。他的这种独特的风格是在流亡布鲁塞尔时期与基尔的医生格奥尔格·维贝尔和“德国无产阶级第一个和最重要的诗人格奥尔格·维尔特”共事时形成的。恩格斯的文风既象海涅那样泼辣大胆、粗犷率直，又象马克思那样严谨认真、论据充分，今天读起来仍然觉得容易理解，饶有趣味。如今全世界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世界观的浓厚兴趣，主要集中于恩格斯的著作。¹⁵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由联合国教育、科学及文化组织出版的《译著索引》（该索引列有上百个国家每年出版的译著，按译著者姓氏排列）中，最近几年恩格斯始终是全世界前十名畅销书的作者（包括美文学著作）。这种非同寻常的声誉充分说明了恩格斯这位伟人的广博著述的价值。第一部科学性的恩格斯传记的作者古斯塔夫·迈尔在1920年热诚地指出，应该把恩格斯的著作列为最优秀的德国散文。

他有他的生活经历和教育修养，但是未必有人能象他那样博学多才。知识丰富，并有外交家的语言知识和交际家的精明的办事才能。他的那位四十年代初的青年黑格尔派战友阿尔诺德·卢格以为当时匿名发表哲学小册子的二十岁的作者一定是一位哲学博士，而且在写信时也这样称呼他。恩格斯的回信使他十分惊讶：“我决不是什么博士，而且永远也不可能成为博士；我只是一个商人和普鲁士王国的一个炮兵；因此请您不要对我用这样的头衔。”类似卢格这样的事也许还

有许多。当恩格斯已经是公认的国际社会主义者的领袖和科学共产主义的耆宿的时候，他的这段履历使许多人惊叹不已，甚至触怒了某些人。就以自由派杂志《十九世纪》（如今换了一个名称在伦敦出版）的出版人詹姆斯·诺尔兹为例，当恩格斯对他说：“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不是‘博士’，而是过去的纱厂主”，他就再也没有给他回信了。他曾向恩格斯要求首先出版恩格斯写的关于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的提纲。在严肃地讨论政治或学术问题时，恩格斯有时会十分恼怒地突然插入一句：“我一生中从未经过任何考试”，他认为……那些自以为是的记者和一知半解的小市民特别令人讨厌。事实上恩格斯从来没有经过考试。离毕业还有大半年，父亲便让他辍学，去学习经商（时至今日仍有人这样做），四年后未经结业考核就结束了。从此他便开始了工作，变成一个有经验的商人，并继承家业，成了纱厂主。对于象他这样一位十九世纪中叶的工业时代的代表人物，还需要进行什么样的考试呢？

在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名字同工人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以前，在德国和全世界已经有许多人熟悉恩格斯这个姓氏了。许多棉线、丝线、股线、绳线的线轴和巴门的各种商品上都写有“曼彻斯特欧门—恩格斯”公司和“恩格斯基兴欧门—恩格斯”公司的字样，都有在白色盾形纹章上印着三座红尖塔、或者在白色衬底上印着一个银色天使的商标。恩格斯在这些工厂里几乎度过了他的半生。按照父亲的意愿，他作为长子理应继承这些企业。个人愿望和家庭命令之间的斗争持续了十几年，一直没有停息，尽管恩格斯已经是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了。到1870年在他快满五十岁时，他才不做这种讨厌的生意，总算摆脱了“该

死的商业”。

商人的生涯对恩格斯是很有影响的。在他的工作室里，一切都是有条不紊。康拉德·施米特1895年写的回忆文章说恩格斯的工作室杂乱无章（这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敌人今天还经常引用），这是不对的，因为描写的是1894年最后一次搬家后的情景。¹⁷ 每个人凭自己的经验也能知道刚搬家会是什么样子。在个人开支方面，恩格斯是精打细算的，他去世后还留下了三万英镑（相当于六十万金马克）的财产，此外还有一座设备齐全的房屋，一批当时很有价值的有关社会主义历史的藏书，这批书今天已不足六百本，散失在世界各地。恩格斯直到晚年，还要记他的那本总帐。在这本帐簿上记录了他的全部收支情况。甚至他给朋友的赠款，在这本总帐里也写得清清楚楚，这也是他在营业所里养成的一种习惯。在这方面，马克思很佩服恩格斯，他和他的妻子一样，天生不会理财，尽管有恩格斯这样一个好榜样，他们两人一辈子也没学会理财。所以，单是“总帐”这个名词就使马克思感到十分神奇。

恩格斯非常重视他所培育的那些社会主义者，因为他们不仅受过良好的普通教育，能够掌握并运用科学世界观，而且是脚踏实地的。他说他用十几个办事员，而不用六十个枢密顾问就能把行政事务处理得很好了。他认为，资产阶级的大学教育是脱离现实的。1884年8月13日他给格奥尔格·冯·福尔马尔写了一封信，措辞十分激烈，在资产阶级的大学中，“到处盛行着无批判的、善意的折衷主义，那是一种柔软的、可塑的、粘质状的动物胶，可以捏成任何一种形状，也正因为如此，它是培养钻营之徒的极好培养基，如同真正的动物

胶繁殖细菌一模一样。这种使人委靡不振、动摇不定、糊里糊涂的思想方式的影响，至少在德国和一部分在美国的德国人中间，甚至在我们党内，都感觉得到，在我们党的周围极为¹⁸流行。”恩格斯很欣赏伯恩施坦（他在恩格斯逝世后彻底修正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因为〔他〕“没有上过大学，不是职业文人，但在《社会民主党人报》中毕竟是在不断地进行斗争，加之他会办事情”。不论遇到什么问题，他都能准确地判断得失，考虑问题也很实际。

如果我们不强调“商业”同政治、科学的差别（这一点恩格斯特别重视），我们对恩格斯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1884年，保尔·辛格尔曾拜访他。当时辛格尔是社会民主党德意志帝国国会党团成员，1891年后是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两位主席之一。辛格尔是柏林的纺织厂主，也从事过类似恩格斯所从事的职业。在他拜访以后，恩格斯在1884年12月30日给奥古斯特·倍倍尔的信中写道：“看来，辛格尔这位朋友从我的话里只领会了符合他的观点的东西。在商业方面，人们容易学习这种做法。这有时是有好处的，但是，在政治上，也和在科学上一样，还是应该学会客观地看待事物。”

在恩格斯生前，尤其是在他死后，许多人都感到困惑不解：他从事棉纺厂厂主这样一种资产阶级的职业同他献身工人阶级的事业，不是显然矛盾吗？一个人能不能既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剥削者，同时又公开主张被剥削者的解放？这样提问题就说明了提问者的立场。对于资产者来说，工厂主和工人领袖是不可调和的对立面。资产者认为，转向工人阶级就是对资产阶级的背叛。从资产者的观点来看，提出这个对立面的问题，无非是要公开贬低无产阶级革命家弗里德里希·